

散文

清幽的九月

吴王军

一抬头,发现已走到了九月。曾经浓密而翠绿的树已经悄无声息地走向迟暮,天也高远而空旷了,水果香甜而放纵的味道在四处弥漫,阳光更加纯净。拥挤的街道上,许多年轻的女子试图躲避这极具穿透力的阳光,她们眯着眼睛,似乎在九月的阳光里眩晕了。我伸出手,看到九月的阳光在我的掌心像花朵一样闪亮而灼热地盛开着。我喜欢在阳光里自由徜徉,拥有奢侈的时间和漫无边际的遐想。而九月给了我这样快乐时光,刹那的目光里似乎总是有感动的情景出现,偶尔回头看一眼,一瞬间,已经感慨万千了。

九月是一个离别的季节,寂静的渡口,空旷的路旁,不论有没有长亭和短亭,也不论有没有伤感的离歌,曾经温暖的身影一转身就离开了。人无法改变岁月,只能向前走。秋天的落叶一片一片牵动心弦,依偎的身影留在了昨天,暖暖的笑脸,我愿意一直望着那双深情的眼睛,不愿意说再见。可是,在九月,谁也无法留住随风飘落的

叶子,温暖的春天成了一种盼望,成了最真和最纯洁的梦想。九月是秋天的落幕,是一个让人不由自主回忆过去的季节,它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魅力,总是让人无法抗拒。

九月一来,我就喜欢上了它了,自然、清爽的环境是让人爱上某个地方的先决条件。其实,到了九月,季节也就到了最精彩的部分,就像一个女人,到了它最耐看的时刻,经历了春的浪漫和夏的热烈,到了宠辱不惊的境界,繁华落尽,裸露真实。我在城外的小河边散步,九月的阳光下,闪烁的河水变得透明而幽静,冰肌玉肤。从岸旁的树上落下些似花非花的细蕊,顺水漂流。小河一定曾经在春天里有过许多美丽的想象,像一个孩子充满了幻想。小河流进了九月,只剩下干净松软的沙滩和透明的流水,剩下高远碧蓝的天空在诱惑着它不停地跋涉。九月的河流是纯朴的,是繁华落尽后的静美,它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方向,它在抵达心灵最本质的归宿。繁华落尽,是一种境界。呵呵,九月真好,青

与黄交融的色彩塞满了俗人的眼睛,如同女人的蛾眉樱唇和丰满肥臀,可以尽情想象。

九月的天气已经开始转凉了,清晨,要穿长袖衫,这样才能让自己觉得温暖,尽管有时候窗外阳光依旧灿烂。走路的时候,我喜欢抬头看天,朋友说,你真像一棵骄傲的树。我笑了,很平静。九月的夜晚,我喜欢窝在柔软的沙发里看自己喜欢的书,旁边是温暖的灯光,一点一点照进心里,然后轻轻的感动着,或者,听几首好歌,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,想着自己的心事,感觉生活很好。

九月里,回首走过的时光,一些想要抓住的东西终究还是没能抓住,我的手在九月又回到了最初的姿势,令我怀念曾经有过的温暖。也许,有些东西只是偶然地遇见,却像注视着注定无法触摸的东西,心不禁会疼,而我终究没有低下头,出现在我身边的一些人和事物离我远去了,跟我走着不同的路,看不同的风景,最终消失。然而,时间让我变得成熟、含蓄、真实。我明白了,我只是单纯地想念一些时光,像想念对我很好的一些朋友一样,想念。有时候,尽管不了解一个人,还是会喜欢这个人。这就是生活的真实。九月的风习惯了把舞蹈的脚步停下来,看着平静的河面有一粒尘埃沉入水中,是通体透明的绿色。我知道,风有时会改变路的方向。

我想,九月的田野里,豆子已经熟了,收割的镰声在响,车轮碾起尘土,静静走过田埂,在晴空下遥遥,岁月温暖而明净,在鸟儿的指引下,走进九月的村庄,豆角、古井、杏浪,那是我最初的向往,我会坐下来,把最初的誓言变成萤火虫照亮时光。九月的村庄,有庄稼、黄牛、牛粪,那是我最初出发的地方。那时的九月,母亲和我住在简陋的屋里,母亲总是在忙碌着,灯光点点,映照着我童年的深夜。童年的九月,乡村内外芝麻飘香,火红的柿子悬挂在枝头,透过薄暮,我的梦想浮出了树梢。

我感受着九月呼吸的清柔,在徐徐的清风里,月儿圆了,太多的回忆从往事中弹起旧日的心弦,欢乐、喜悦、向往,内心涌动着许多感悟,忽然想要尽情倾诉。缤纷的落英,夕阳下的枫红,正浓的菊黄。是最诗意的锦绣,使九月显得丰美。

九月是季节的十字路口,一个还未开始,另一个已经结束,一个刚刚心生温凉,另一个却要远离。面对九月的蓝天,我突然有旅行的欲望,我想选择一个方向,把自己扔在一个陌生的地方,熟悉是一种安全感,熟悉也是一种束缚。如果可以,我想一直潜入时光最深最深的地方。九月,我的身心和岁月无比亲密地贴近,发出了愉悦的、叹息一般的声音。

“唉,我说光辉啊。你啊,你啊。你不知道,年前,简又然让人拖了一车子的湖东特产产品到了那里,每个职工都有一份。你看这事做得……而你?怎么……”吴处长是杜光辉在部里少有的个别谈得来的人,对简又然,吴处长也和杜光辉存着同样的想法。

“啊,这个,这个我不知道,也没想过。何况我们桐山也没什么好东西。”杜光辉道。

“唉,这年头啊!老杜啊,不兴老实人了。你看那样,整个一个小人得志。”吴处长向简又然瞥了眼。

简又然端着杯子过来了,对杜光辉道:“我们也喝一杯吧。你我可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啊!”

杜光辉点点头,两个人把杯子里的酒喝了。简又然问:“哪天到桐山?”

“明天准备过去看看。”

“啊,我前几天去了一趟。湖东搞了个下派挂职干部新春回访活动,把以前在湖东挂职的干部全部请了回去。我觉得那可真是个好办法,能联络感情,又有意义。”简又然说着,杜光辉只是听。完了,杜光辉道:“这是个好办法。不过,我觉得下派对挂职关键还是要做点事。”

“这当然。不做事哪有地位?”简又然做了个鬼脸。

第二天早晨起来,杜光辉送风凡出了巷子,叮囐风凡中午回来用微波炉热一下饭菜。车已经来了。上了车,就一路奔桐山了。

司机姓池,人快言快语,以前是部队里的。

池师傅说:“杜书记还不知道吧?黄龙飞喝酒喝死了。”

“黄龙飞?”

“就是粮食局的那个副局长,晚上跟几个下面粮站的伙计喝酒。喝着喝着,头一歪,就走了。才四十七岁。”

“啊!”杜光辉想这酒也真害人死人。

“还有,听说渠县长要……”

杜光辉感到这个司机话也太多了,但是,他没有做声,池师傅继续道:“听说年前渠县长找到省里去了。”

这件事情杜光辉清楚,是他陪着简书记一道跑的。除了跑了省财政、省水利、省发改委等几家省直部门外,简书记一再要求杜光辉陪他

去找一下欧阳杰部长。杜光辉也不好不同意,就带着简书记去了。欧阳杰部长正好在家,简书记把桐山的情况和杜光辉在桐山挂职的表现简单地汇报了一下,然后很委婉地提出了想动一下的想法。欧阳杰部长没有作任何表态,而且,杜光辉感到欧阳部长似乎对他贸然带人来找有些不太高兴。两个人在欧阳部长家只坐了不到半小时,就离开了。

现在真的是信息化时代,这件事情,除了简和杜,再知道的就是简的司机了。可是,杜光辉没有想到,传出来的消息是简书记要走了。

在自己办公室门口,杜光辉正碰见副书记李长。

李长问:“上午光辉书记是不是去参加蓝天木业的开工典礼?”杜光辉说:“是的,办公室通知的。”李长笑笑,说:“时间快到了,杜书记过去吧。”

在车上,李长又问:“杜书记,简书记是不是节前去拜访了欧阳部长?”杜光辉说:“是。”心里却纳闷,这么个人,怎么到处都被问到?李长似乎看出了杜光辉的心思,笑道:“光辉啊,你才到县里来。有些事还不清楚,两年就走,有些事何必掺和?是吧。”

“我掺和什么事了?”杜光辉扭过头问。

“没有,没有。当我没说好了。”李长赶紧道。

14

最近的很多事,让李明学心烦。纪委书记蒋大川一直在追查吴大海的事。这件事,前两年查过,吴大海也确实有一些问题。但是,李明学认为吴大海虽然有问题,但不是原则性的问题。

吴大海是李明学到湖东后接触的第一个有深层次关系的镇书记。严格地说,是通过现在的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长、原来的湖东县委书记陈可实介绍的。陈可实说:“吴大海这人能干,是一个很好的能培养的干部。”

初四晚上,李明学特地安排招待陈可实。

陈可实看起来像个文弱书生,皮肤白净,身材中等。他在湖东待了六年,从县长干到书记,然后升到了市里。这两位一前一后的湖东县委书记,晚上好好地喝了几杯。喝到热闹时,李明学问:“吴大海最近……”



随笔

人生破绽

韩振远

武林高手之间对决,双方都会寻找对手的破绽,然后致命一击;一场实力相当的球赛,聪明的教练会寻找对方排兵布阵上的破绽,有针对性地突破,生意场上若被对手抓住破绽,也会赔得血本全无。在漫长的人生路上,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人,会时不时地露出破绽,从而影响自己的整个人生。

说这话是因为我想起朋友说过一句话。

那天,我们这座小城文学圈内人士搞了一次活动,她是发起者,也是组织者。灯火辉煌的酒店里,她气质高雅,落落大方,几十人的活动,硬让她一个人弄得有条不紊,有声有色。与相熟的朋友谈起她,大家纷纷为她鸣不平,报怨世风日下,说这样一个有能、有热情、为什么偏偏得不到重用,原来称她老师的年轻人,现在反倒做了她的领导。眼看到中年,还只是个普通记者。

她来了,知道我们在谈她,说:我这一生中的破绽很多,这辈子只能做一个普通记者。

她的话让我沉思良久,明白了她说的破绽是什么,原来,她的热情,只面对志同道合的朋友,她的能力也只体现在喜欢做的事情中,对于看不上的人,不愿意做的事,哪怕是顶头上司,那怕是她分内事,也不屑一顾。这可能就是她生命的破绽,也是影响她人生命运的重要原因。

人生不像球场比赛那样,有活生生的对手,生命中的破绽也不会

像武林对决那样,立刻造成恶果。但每个人的人生都会有一个对手,时时隐藏着,紧盯着你生命中的破绽,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,给予致命一击,这个对手就是命运。

王勃的《滕王阁序》中说“冯唐易老,李广难封”,后半句说的是汉代代将军李广多舛的命运。战场上的李广有胆有识,骁勇善战,令敌人闻风丧胆。但是当因泄私愤杀掉那位喝醉酒不让他过关的霸陵尉时,生命的破绽就暴露出来,最终壮志难酬,横刀自刎,导致悲剧的一生。

二战英雄巴顿将军在战场上用兵如神所向披靡,面对强敌,不留一丝破绽。但是,当他面对士兵,暴戾地喊出狗娘养的、杂种时,自己人生的破绽已隐隐可见,等到伸手打士兵兵互殴时,这种破绽已暴露无遗。结果,在战场上没有被敌人打败的神奇将军,很快被命运抓住了破绽,在仕途上一败涂地。

命运之神目光如炬,无处不在,像一个露出破绽的武林高手,容不得我们露出半点破绽,人生中的每一种失误,如:惰性、偏执、浮躁、懦弱、心胸狭窄,恃才傲物,看似无关紧要,都有可能被他抓住,让我们一败再败,造成我们失败的人生。

若发现了破绽,仍不以为然,那还不等于命门大开,等着我们的,只能是惨痛的失败。

听了我的话,那位朋友并不以为然,说:任何人都可能有完美的人生,任何人在漫长的生命旅程中,都不可避免地留下人生破绽,只要能活出自己的特点,也不失为一种精彩人生。我以为朋友的话不错。这就是她,一个带着明显生命破绽的人。



漫步秋林(摄影)

张利民

怀旧

水井爆炸事件

连德林

60年前,现管城区十八里河镇柴郭村,发生一起水井爆炸事件,造成重大人员伤亡。事情虽过去了60年,但村民们把它当作一件大事,一代代往下传。

事情发生在1948年4月11日上午10时。当时,柴郭村是驻防郑州国民军47师的弹药库。村子虽不大,但所有较好一点的民房全都腾了出来,作为存放枪炮子弹的地方。被占房舍的村民,大都迁住在村南沟的土洞里。

当年,在郑州解放的前夕,全国不少的城市和农村都已解放。固守郑州的国民党军,尽管天天作反共宣传,貌似强大,实际上已成惊弓之鸟,正处在土崩瓦解的关头。当听到解放军已逼近开封时,便决定把存放的炮弹全部就地埋掉,

不给解放军留战利品。

那天,天刚蒙蒙亮,护弹仓的士兵便把村里有牛车的村民集中起来,套上车子往村西菜地并道运炮弹。那里邻近有四眼井,是村民用来浇菜的砖圈井,深有数丈。当时运送炮弹的车有六七辆,从天亮开始,一直到上午10时许,究竟送了多少次,投进井里有多少炮弹,谁也记不清了。因向井里投卸炮弹时,炮弹相互撞击,从而引起了爆炸。“轰隆——”巨响过后,一片呼爹喊娘的惨状。井边抱粗的大榆树炸倒了!井边两米远,碾场的石碾炸飞了,一时间,尘土飞扬,弹片纷飞!在附近看热闹的小孩和运送炮弹的村民当场炸死5人,伤42人,一场惨剧就此发生了。

在编写十八里河镇志征集资料座谈时,村上老人们回忆起此事,都记忆犹新。已古稀之年的村人何俊江腿上的伤疤,走路跛脚,就是这件事幸存的见证人。此事作为传闻轶事,收录在了《十八里河镇志》中。

新书架

《宝珠诡话》

传英

自古以来,人与妖的传说就层出不穷,诸如《聊斋》、《白蛇传》等很多作品脍炙人口。作为本书的女主角,宝珠非常倒霉,倒霉到连财神见了她都要摇头叹息,倒霉到连财神都拯救不了她的运势,这样一个倒霉又可怜的女主角,偏还生就一副阴阳眼,所幸虽然命犯孤星,至少

还有妖怪陪伴,一个是人见人爱的伙计狐狸,一个是让人心疼的随从麒麟,有这两只妖怪相伴,她会给我们带来怎样曲折而离奇的故事呢?让我们一起期待《宝珠诡话》给我们揭晓。

当你以为它是恐怖小说的时候,你会发现它更像一部魔幻悬疑小说;当你以为它是魔幻悬疑小说的时候,却发现它似乎在恐怖的血腥里充斥着情感的味道。

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



小荷才露尖尖角(国画)

墨一汲

小说

尊严

吴培利

老铁的女儿得了白血病。公司号召千名员工为老铁捐款。在捐赠仪式上,将由公司总经理季总亲自将这笔善款交到老铁手里。公司的宣传干事举着相机对老铁说:“头低一点!再低一点!低头……再低……”然而,小干事还是不满意:“老铁同志,你应该表现出你的感激之情!”

老铁很难:“我心里很感激呀!”老铁确实对季总很感激,对公司全体员工都很感激。女儿的病花光了他所有的积蓄,还赔上了一屁股债——孩子的姨家姑家舅家叔家姥家,统统刮借了两遍,就连街坊邻居们也能借的都借了。可是,钱像掉进了无底洞里,孩子的病并不见多大起色。孩子才刚刚15岁,怎么能放弃治疗呢?这时,季总听说了老铁的难处,特意给各个部门下达了为老铁同志募捐的书面通知,号召全体员工行动起来,伸出援助之手,帮助老铁渡过难关。公司差不多为老铁捐赠了十万块钱,光季总一人就捐了五千元!老铁怎么能不感激呢?

“老铁,你个子咋长这么高哩?”小干事不满意的嘟囔。老铁足有2米的个头,绰号“赛姚明”,季总偏偏一米六不到,无论老铁怎么低头,季总都得把胳膊举得高过头顶,怎么看,都像季总在仰首献礼似的,且一脸虔诚:怎么看,老铁的感激情绪都没有表达出来。

怎么办?总不至于在领导的脚底下垫块板凳吧?于是,小干事只好一个劲儿喊老铁:“低头……低头……再低

……”老铁深深地把头埋下去,几乎要把身体折成90度,两者的高度基本上平衡了,可是,又看不到老铁的脸庞了。这怎么行?既然是给你老铁捐款,总得让大家一看就知道是你老铁而不是别人吧?照片将来要上企业内刊,上系统网站,还要存档,申报先进单位什么的都用得着,这可马虎不得。

季总的脸色开始很不好看了,不耐烦地对小干事批评:“照片都不会拍吗?”小干事脸红起来,脖子也急红了。他一手端着相机一手挠了会儿头,对老铁说:“不如,你把腿曲起来吧?”老铁于是把腿曲了起来,采取了个半蹲的姿势,两手上,似有所期待。可这架势怎么看都滑稽,不够郑重,底下已经有人偷偷地捂嘴了。季总板着脸,愤愤地说:“乱弹琴!”

小干事飞快地瞄了季总一眼,冲老铁摆了摆手:“老铁,你再想想!公司为你捐了十万块钱呢,你一点感激的表示都没有吗?”老铁说:“我怎么不感激呢?十万块钱,不是一千,也不是一万,超过我十年的积蓄呀!我这不是一直在配合吗?这姿势真难扎,我快受不了了……”

说时迟,那时快,小干事猛伸一脚,正好碰到老铁的腿。老铁扑通一声,跪下了。季总器宇轩昂地挺起肚子,微微地颌首,目光亲切地把捐款放在老铁向上伸着的双手。咔嚓!定格!小干事打了个OK的手势。

再见老铁的时候,老铁的腰明显地塌了许多。后来,老铁的女儿,撒手人寰,老铁也从公司辞了职。老铁个头高,篮球打得好,没少给公司立功,是公司的一块金招牌。很多人说老铁不领情:公司对你多好呀,给你捐了十万块钱呢!怎么能说走就走了呢?

老铁只是苦苦地笑了笑。

连载

丹妮见到我,好像惊了一下,定了定神才走到我的床边坐下。她摸摸我的手,可是我的手上全是水痘,她只好在我的手指上轻轻摩挲,我没有说话,心里涌起了一股暖融融的温情。从那以后,她每天拍完戏就来病房照顾我,跟我聊天。

4. 结婚,我还没准备好——梁丹妮

认识远征的时候,我刚刚结束了一段长达10年的婚姻。那是我有生以来唯一的一段感情,带给我却只有沉闷和无助。曾经有一个导演跟我说:“丹妮,我认为你在和不在都是一样的,听不见你的声音,也看不到你的笑容。”我心里只有这样一幅画面:天空、阴霾、枯枝、残叶,一切都是铅灰色的。别人都在忙丈夫孩子,我只能忙着演戏。

远征是一个阳光灿烂的男孩子,也是我不多的朋友之一。他善良而单纯,我可以毫不隐讳地给他讲我过去的经历,有些他的确无法理解,但他的一束温暖的阳光照进了我的心扉。离过婚的女人,很谈爱情,唯一不拒绝的便是温暖。

远征被水痘折磨了一个月,终于快要好了,看着他的皮肤一寸一寸地恢复了光洁,我的心也一分一分地轻快起来。

有一天,他很认真地对我说:“丹妮,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。我想告诉你,我很喜欢你,想一辈子照顾你,呵护你,爱你。”这话让我感到很意外,又仿佛毫不意外。我想了想,说:“远征,你给时间考虑一下。”

之后的几天,我都没有去找他。什么是爱情?我有着无限渴望,却又不敢奢求。远征,这个阳光灿烂的大男孩儿,他能够承载起我那段不堪的情感经历吗?

每一个女人都需要关爱,感情遭遇过挫折的人尤其如此。离婚以后,朋友给我介绍过“大款”,但是除了“我养你”,他们无法给我任何承诺。远征和他们不一样,他很真挚,或许只是一句简单的“热不热”、“别太累了”,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。

三天以后,我在心里作出了决定。我找到远征,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,笑着对他说:“咱们去吃饭吧。”他高兴地一把拉住了我的手,“走!”

我们开始恋爱了。

远征的戏结束得比我早,离开剧组那天,我请了假,坐船送他从文

昌到海口。回剧组的路上,我不停地流泪,仿佛丢了魂。遇见他以前,我已经习惯于很多年的独来独往,没想到会像小女孩一样脆弱不堪。

1992年秋天,我又有了一个新的机会去北京拍戏。那时我的片约很多,我总是随身带着广东省电视台的合同单,走到哪儿就把合同签到哪儿,无论什么戏,无论片酬高低,只要能离北京近一些,离远征近一些。

有一天,在远征家里,他突然对我说:“我们结婚吧,我想和你在一起。”有点儿忐忑,但又很坚定。

我感到很意外。我和他相爱,但是心底里并不确信我们能一同走多远。“远征,我是离过婚的女人,再也不会受不住离婚的伤害了。我还没准备好。”

远征好像有着非常充分的理由,而且早已在心里排练过多少回了,“我生病的时候,看到你那么关心我,我完全不考虑自己,我觉得我找到了可以相伴一生的人。”

“婚姻是件大事,我不希望你怜悯我,也不希望你报答我。你得冷静,别冲动。”

“可是丹妮,我想让你成为我的妻子,因为我爱你,怎么可能连这点冲动都没有呢?”

他的话让我无以反驳,但我并没有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。

5. 一个弯路不走,就不叫“远征”——梁丹妮

一年以后,远征再次向我提出结婚,可是重重顾虑仍然盘桓在我心里,难以打消。我以为他又会像第一次那样,用各种理由说服我,可是他没有了,只说了一句:“我愿意等你,什么时候你同意了,咱们就结婚。”

最终,让我抛开一切杂念决定将未来交付给他的,就是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。

但是在当时,困扰我的不仅是年龄,曾经失败的婚姻和两地分居,还有来自家人朋友的压力,年轻点儿的朋友都觉得“海归”不靠谱:

“咱能不能找个挂靠点儿的?以后变心了怎么办?”

“谁知道他在德国干过什么?上学上好好的,为什么突然跑回中国来?”



如果爱 冯远征 梁丹妮·著